

· 修订本 ·



FROM EAST TO WEST

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

走向世界丛书

● 钟叔河编

岳麓书社出版

王 韬：
漫游随录

李 圭：
环游地球新录

黎 庶 昌：
西洋杂志

徐 建 寅：
欧游杂录

走向世界丛书

王 韬：
漫游随录

李 圭：
环游地球新录

黎 庶 昌：
西洋杂志

徐 建 寅：
欧游杂录

陈尚凡 任光亮 校点
钟叔河 喻岳衡

钟叔河编
岳麓书社

王韜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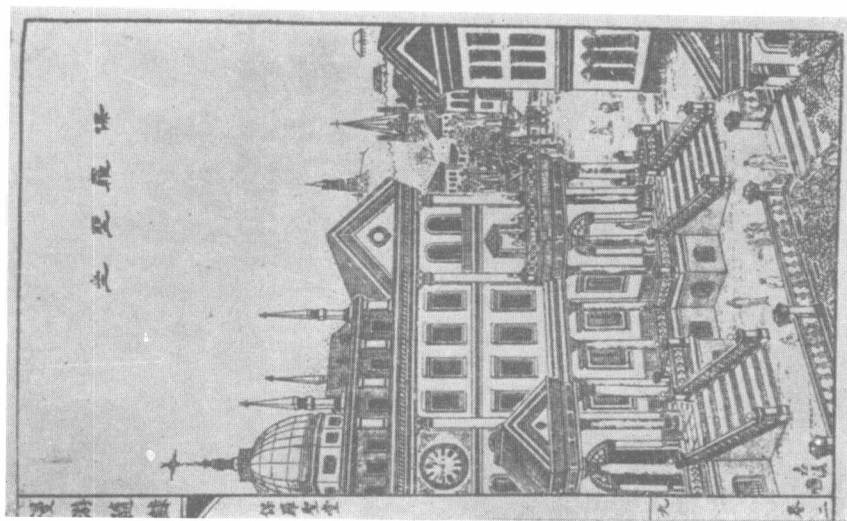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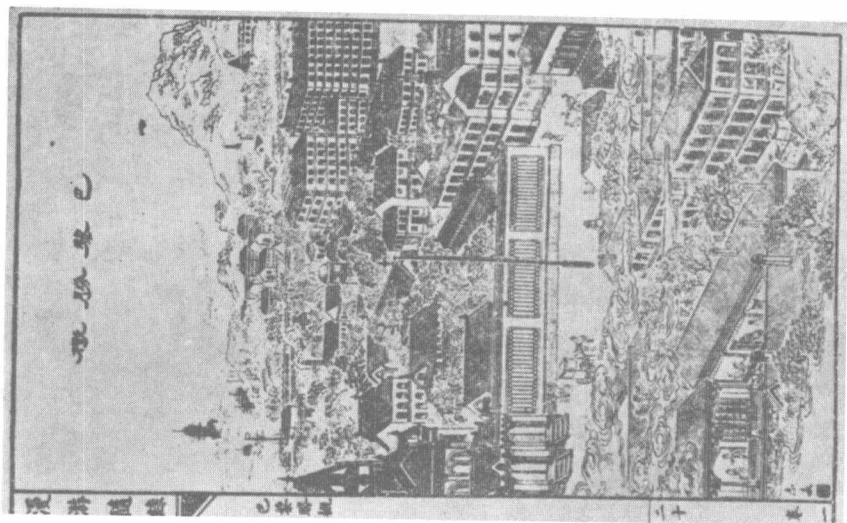
漫游隨錄

鴨招觀荷

長洲 王韜 紫詮甫著

余生甫里即以唐陸天隨而得名天隨子隱居不仕時與皮日
休唱和自號甫里先生嘗作江湖散人傳以見志沒後亮節高
風里人思之不置以先生在時喜關鴨有關鴨欄乃鑿地為池
沼方塘如鑑一水濛洞中央築一亭曰清風亭東西通以小橋
四周環植榆柳桃李盛夏新綠怒生碧陰覆簷際窗櫺四敞涼
颼颼然襲人襟裾中供天隨子像把卷危坐鬚眉如生相傳嘗
於像腹中得遺稿即今之笠澤叢書也賴以傳於世顯晦信有
數哉去亭百數十武先生之墓在焉或云後人墓其衣冠處將

《漫游隨錄》稿本書影
(上海圖書館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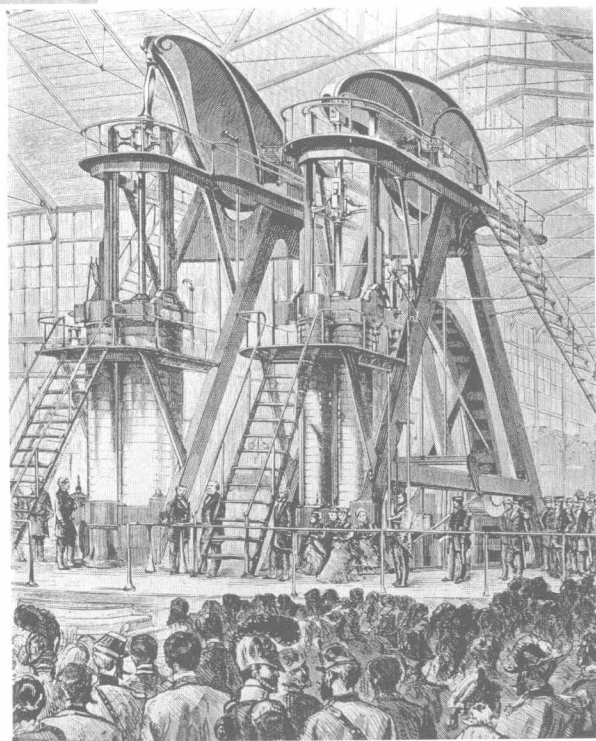


点石斋石印本《漫游随录》插图两幅



《环游地球新录》书影

1876年5月10
日费城万国博
览会的开幕式，图
中大机器即李圭
所记之“哥阿力
司”（Corliss）
蒸汽机



序

大清光緒紀元之二年
歲在丙子為美利堅
立國百年之期美人
設會院於費里地費城

廣集各國珍玩古器日
用服御生潛動植諸
物區分部畫各有其
所與斯會者中國而外
凡三十有六國名曰百年

大會六曰賽奇公會將
欲考究物產脩好睦隣
蓋仿歐洲賽會而辦為
是舉也江甯李圭以東
海關稅務司派君璵琳

國家者甚遠且大又
豈僅一名一物為足互
資考鏡也哉

光緒四年戊寅三月
欽差北洋通商大臣

太子太保文華殿大
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
毅伯加騎都尉世職合
肥李鴻章撰



李鴻章為《環游地球新錄》所撰序言的首尾部分



李圭访美时期的美国华人 (J·培克的写生画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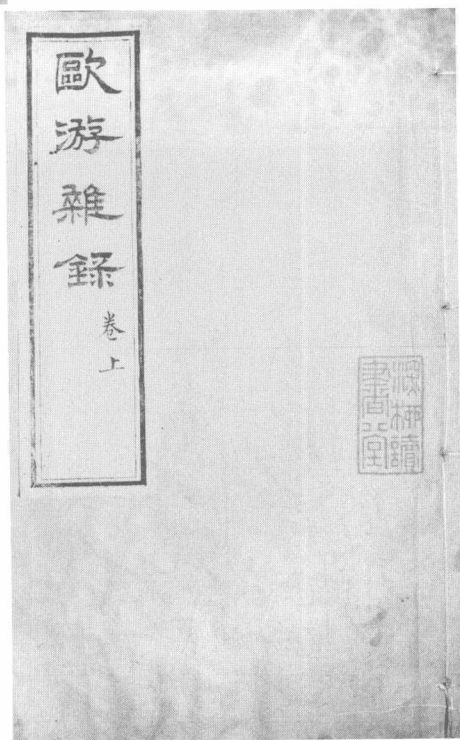


黎庶昌像 (丰子恺画)

《西洋杂志》原刻本书影



徐建寅像



《欧游杂录》书影

五邁當，一偏右十五邁當，一點鐘停放，共驗收二箇，皆無
疵病，連日統共驗收十三箇，二點鐘回寓中，僱買雙遠，每
價四十五馬克，五點鐘登汽車，九點鐘到漢倍克，十點鐘
三刻登火車終夜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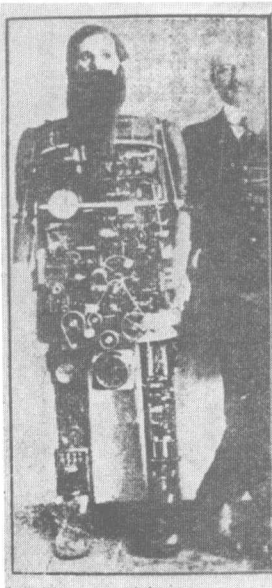
十五日六點鐘回柏林。

十八日早六點鐘，曾侯由俄國赴法，道出柏林，往火車站
相送，同遊圓畫館，生靈園，復游蠟像院，院中新到蠟像一
位，面目衣履，與生人無異，能據案疾書，足有輪，可任意推
置何處，揭其襟，則見胸隔開機輪甚繁，表裏洞然，聞其機
板，則蠟人一手按紙，一手握管橫書，試書數字於掌心，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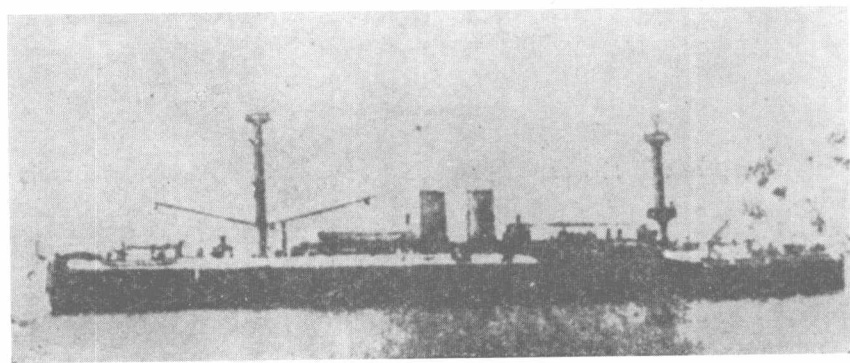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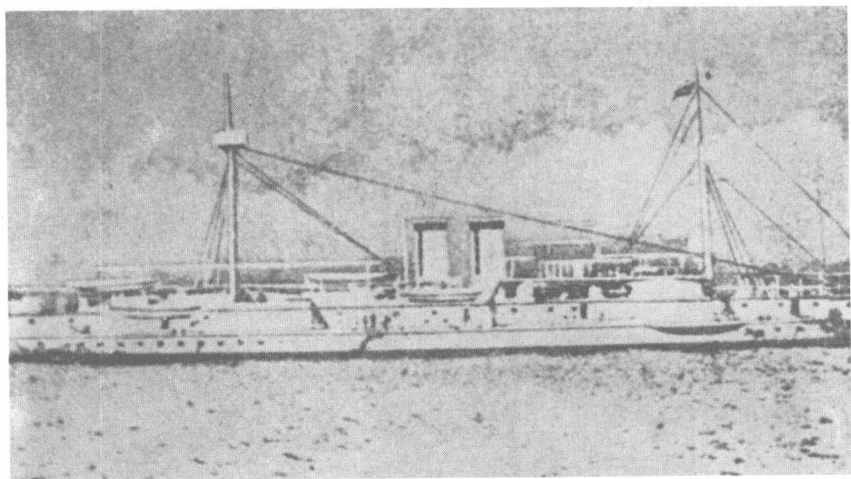
拳叩之，則口不能言，而能以筆答，往往出人意表，曾侯在
掌心寫中國字，問余到外國幾年，則蠟人書一月數，余亦
寫數華字，掌心問余幾時能返中國，則答以冬間，其時余
未有歸志，其後卒如其言，不知蠟人何以能先知也，此事
若非目擊，出於他人之口，鮮有不河漢其言，在外洋數年，
所見奇異，終以此事為第一，其神妙莫測，真覺言思擬議
之俱窮矣。

《欧游杂录》中关于
机器人的记载

早期上海杂志报道的柏林造机器人



柏林有發明家某君。竭多年之力。近始造成一機器之人。名曰
屋克爾德斯。Oculius 猶言不可思議之物也。屋克爾德斯能行
步。能作其他一切人類之舉動。如言，如笑，如長嘯，如歌唱，等
是。



徐建寅在德国订购的铁甲船“镇远”（上）和“定远”（下）

修订重版前言□

·钟叔河·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第一本，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，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，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，“走向世界”看来仍须努力。

现在，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。

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，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，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。

第一件事是，零六年元月六日，《新京报》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，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，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，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。此人名陆建德，是剑桥的博士、社科院的研究员，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，说“丛书所收著作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

开了国人的眼界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，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，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。时至今日，这套丛书读来，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”。

我并不识陆君，《新京报》也是偶然看到的，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。人们读书，或求充实，或求愉悦，都无可厚非，但能从书中感受到“让人不安的力量”者盖鲜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，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，但他亦有一特长，便是在外国看得多，记得细，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。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，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，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，从而感到不安，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“走向世界”的催化剂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“力量”一词，真有会心，令我佩服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，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，而旧书难得，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。

第二件事是，零七年夏天，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，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。过去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时，我曾向他请教，获益良多，又蒙惠寄著作多种，我也寄过书给他，但久已不通音问。这篇题为《总理衙门命使试探：斌椿之游访欧洲》的长篇论文，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说：

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，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，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，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《走向世界丛书》……相赠鄙人，为时已有二十年矣，不但感其厚爱，且深感其启我茫昧，导以明灯。”接下来又说：

“当代中国政治，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，有一日千里之势。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，足当称为时代先知。……在此类史料上言，我原不陌生，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，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，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，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。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，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，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。”

王君对中国“走向世界”的成绩，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，恐怕都估计过高了，但从他的论文中，确实看得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对海外学人的影响。“走向世界”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，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，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。

第三件事是，今年年初，偶往书市巡阅，忽见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所收的薛福成、张德彝诸人著作，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。是的，翻印，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。薛、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，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，但我还没有死，我的标点分段，改错加注，还有大量的边批，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，按政策法规的规定，“编辑版权”都是另有归属的呀！

当然，对方可以辩说，错字你能改，我也能改；分段你可以这样分，我也可以这样分嘛。但原本没有的文字，完全是我撰写的，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？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，也一字不易地照错，这又作何辩解呢？

我这样说，好像有点“违法必究”的样子，其实反躬自审，丛书未能及时重印，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，因为读者有需要，出书有市场嘛。于是，从书市回来，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。

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，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重印终于启动了，无论如何，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，虽然晚是晚了一点。

愿《走向世界丛书》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，能够在中国“走向世界”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。

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。

【附记】 一九八三年以前，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，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，多系单行本。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（数年后即离开了），丛书随我转到该社，又印行了三十六种（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），合订十大册。此次再版重印，各书叙论都作了修订。

总目

修订重版前言	1
总序	1
凡例	5



● 漫游随录

钟叔河：王韬的海外漫游	11
王韬：漫游随录	37
索引与简释	157